

话剧

高浪大风

姚克成 李 游 宋秋枫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个多幕剧，反映复員軍人周鳳鳴至某汽車修理厂工作后，根据厂里汽車修理中的关键問題，提出在一个月內完全消灭修車返工率，准备以石墨試制翻水輪軸承。这个大胆的建議受到党和群众的欢迎，也受到保守派的諷刺、打击。但由于党和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竟以十二天的時間創造成功了我国历史上未能制造的翻水輪軸承，此一事实大大地教育了保守派。

风 大 浪 高

·姚克成 李 游 宋秋枫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2876

开本 787×1092公厘 1/32·印張 1 3/4·字數 39,000

1959年 8 月第 1 版 1959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統一書号：T 10099·755

定 价：(7) 0.17 元

人 物 周鳳鳴——26岁，复員軍人，黨員。

張友濤——33岁，黨員。

楊烈榮——24岁，汽車司機，團員，复員軍人。

王沛珍——23岁，技術員，共青團支書。

周鳳梅——21岁，工人，團員。

周 母——50岁。

袁書記——42岁，厂党委書記。

陳主任——41岁，技術課主任。

梁師傅——48岁，旋工。

張美玲——17岁，徒工。

小 刘——18岁，徒工。

記 者

工人甲、乙、丙、丁。

第一幕

时 間 1957年底星期六。

地 点 周鳳鳴家中。

布 景 一間寬敞的普通房間，正面一門一窗，門外有一株盛開的臘梅，從窗向外可見烟台山遠景。左側一門通內室，右側有一床，壁上有軍用品，如水壺、大衣之類，另有獎狀等，使人有軍人宿舍之感。

幕 启 室內陽光明亮，周母在室內陽光處做針綫，發現鳳鳴的某件東西放得不正當，走過去調整。

〔張友濤上。〕

張友濤 屋裡有人嗎？

周 母 您找誰，同志？

張友濤 （注視一会，認清）大娘！您不認識我了嗎？

周 母 你……

張友濤 （滑稽地）報告，復員軍人二班長榴彈炮，來看望大娘。

周 母 （猛想起）哎呀！可認出來啦，你這個大榴彈炮呀，瞧你這份威風，把我可唬的不輕。快坐下吧。這可是稀罕客。

張友濤 鳳鳴回來啦！還沒見面呢，今天趁歇班來和他談談。

周 母 你就忘了大娘啦。

張友濤 這不是來了嗎。看鳳鳴也看您，大娘。

周 母 多巧的嘴喲！（二人笑，母遞茶給張友濤）很早就听梅妮

子說你到她們厂子里去了。我叫她捎信，你也不來，說你整天忙，要不大娘就看你去了。

張友濤 謝謝大娘。（環顧一下）大娘住上新房了，我的“小洋房”該還我了吧。

周 母 什麼“洋房”，大娘從來就沒住過洋房。

張友濤 您忘了，大娘，那年打煙台，我們架着機槍在這里，被敵人發現目標，一炮彈把房蓋給掀了大半個，我榴彈炮給您把敵人的一輛破汽車拉過來，重新安了個家。

周 母 你說的那座“洋房”呀，早報告政府拉去了。

張友濤 鳳梅和小楊住哪里？

周 母 原來在這屋，鳳鳴回來搬到對面新房子裏去了。小楊整天出車，鳳梅也整天不在家，也不知你們都忙的啥？

張友濤 大娘！別提了，任務是一批來了又來一批，真叫你緩不過氣來。鳳鳴哪去了，大娘？

周 母 回來快一個月啦，給猴獠腕似的整天不在家。這不知又跑哪去啦！

張友濤 他回來想干什么？打算了沒有？大娘！

周 母 聽說要去煉鋼廠，又聽鳳梅說要叫他去你廠子里，也不知他怎麼打算的。

張友濤 煉鋼好，煉鋼好，千萬別去俺那里，任務一堆又一堆，累不說，還常常嘔氣哩！連我都有些干夠了。要不是得服從組織，我早就把它給扔了。再說，鳳鳴是復員的軍官，到哪里還不弄上個幹部當。最好別叫他到汽車修理廠去，那地方真是人少活多，出力爭氣受。

周 母 梅妮子和沛珍她們還說很好呢。

張友濤 鳳梅是小孩子，除了知道干活還懂什麼？沛珍人家是幹部啦，當上技術員了，還能說不好！

周 母 幾年不見你變多了，你以前的榴彈炮哪去了？

張友濤 唉！人哪能有那麼多的勁！

〔周鳳梅匆匆地跑上。〕

周鳳梅 媽！媽！

周 母 幹什麼，忙的这个樣子，梅妮子。

周鳳梅 幹什麼，幹什麼都完了！等烈榮回來又得發牢騷。
媽，你快把他的皮大衣找給我。

張友濤 小楊在路上又拋錨了？

周鳳梅 剛才他托人從一個鄉人委會打來電話，說車子壞在半路上，叫往那去的汽車把他的大衣給捎去。

周 母 （一面收拾剛才縫的大衣，一面囁咕）又得在野地里過夜，天這麼冷！怎麼車子壞得這麼勤。

張友濤 （算了算）看樣子小楊的競賽又輸了，看吧，回來又該拿我出气了。

周鳳梅 喲！想不到你今天倒關心起人家的事兒來了。

張友濤 你知道什麼！車是我給他修的，他一再囑咐我修的牢靠點，別一壞再壞的，完不成任務丟人現眼的。

周鳳梅 咱不知你們翻修車間搞的啥名堂！

張友濤 我有什麼辦法！困難你不是不知道。

周鳳梅 我為什麼不知道，我知道你願意保持修車百分之百的返工率！

張友濤 好啦，好啦！快回去吧。別耽誤了送大衣，一會我也回去。

周鳳梅 你在外邊蹣達喂，還一會呢！你看廠子里的人誰在

外边闲逛过来？

周 母 鳳梅！这妮子說話就是跟刀子一样。

张友涛 好，回去回去。

〔周鳳梅下。〕

周 母 你不等等鳳鳴了。

张友涛 这里离厂不远，一会儿我再过来，你叫他等我吧。

〔退到門前又回来〕看見了嗎，大娘，就是这个样，別想安逸的过日子。趁早叫鳳鳴坚持去炼鋼！我回去了，大娘。（下）

周 母 〔送至門口〕回头再来吧，到这儿来吃飯。（回到屋內，自語）一个說好得要命，一个說坏得要死，我得叫鳳鳴拿个主意。

〔王沛珍上。〕

王沛珍 大娘在和誰說話？

周 母 沛珍呀，快进来，坐，坐！（熱情招待，讓座倒茶）

王沛珍 大娘，您怎么和孩子們客气起来了。

周 母 你們都忙，也不能整天过来，把大娘給想坏了。

王沛珍 大娘刚才說什么来，又是好得要死，又是坏得要命。

周 母 刚才你厂子里榴弹炮过来了，問鳳鳴工作安頓了沒有。

王沛珍 他也想叫鳳鳴到修理厂？

周 母 他說汽車修理厂是不能去的，任务一堆一堆的，还说人少活重出力受气。他叫鳳鳴去炼鋼厂。

王沛珍 您看呢？大娘。

周 母 我知道什么，回来你和他商議商議吧。

王沛珍 我就是为了这事来的。大娘，鳳鳴哪去了？

周 母 出去半天了，大概就要回来的。等他一会儿吧。

王沛珍 俺俩约好的，叫我到这儿来找他。

周 母 (看看天) 快晌午了，也不知凤鸣给你挑水了没有？

王沛珍 大娘，您对俺家照顾的太周到了。从凤鸣回来，俺爹连一次水都没挑过，其实俺爹什么还都能干。

周 母 傻孩子，还给大娘闹外气，凤鸣参军头几年，家里还不多亏你爹照顾，凤梅这妮子也叫你费不少心。要不这几年我还要作不少难。

王沛珍 凤梅越来越出息了，现在干车床上的活，在厂子里快成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周 母 还不是多亏你这个好师傅。

王沛珍 这哪是我的事，这都是党、团和同志们的帮助。

周 母 (试探地) 沛珍，你和凤鸣……

王沛珍 您放心吧，大娘。

周 母 听说你当上技术员了，我真怕凤鸣配不上你。

王沛珍 (不好意思地) 大娘。

(周凤鸣上。)

周凤鸣 你在和谁说话？

周 母 (指沛珍) 你看是谁？

周凤鸣 沛珍，你早来了！

王沛珍 我刚来不大一会。

周 母 你既然和人家沛珍约会好，为什么不遵守时间？

周凤鸣 有事到市里去一趟，回来给大伯挑了两担水，刚出门又碰上了张友涛老班长，俺俩又谈了一会。

周 母 (幽默地) 你俩在这屋里谈吧，我给你做饭去。

王沛珍 天还早呢！

周 母 哟！怎么你们还封建呀！（笑着下）

王沛珍 (有点不好意思) 你媽对人永远是那样亲热。

周鳳鳴 特別是对你。

王沛珍 我怎么样? 我, 比別人多长个脑袋!

周鳳鳴 也許是吧。(感情地注視珍)

王沛珍 (害羞地) 你干嘛老这样看我。

周鳳鳴 我想起了咱俩小时候的生活。咱俩每天提着飯盒到工厂里給你爹和我爹送飯。我們天天如此, 一块去, 一块回来, 我們俩, 常常到南山去玩……

王沛珍 过去的事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周鳳鳴 那么咱就談現在吧。

王沛珍 你回来打算干什么?

周鳳鳴 工作、学习, 学习、工作。

王沛珍 我問你具体的。

周鳳鳴 还没考虑好。

王沛珍 能不能服从我的意見?

周鳳鳴 你讓我考虑一下。

王沛珍 还考虑什么。你是不是听了张友濤的話, 認為厂子里困难一大堆?

周鳳鳴 他說是說了, 但这并不能影响我的情緒。我并且还批評了他的思想。別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 參軍前干过工厂活不假, 但那时候还小, 根本学不到本事, 加上这几年扛枪扛的, 早把那点本事給忘了。

王沛珍 可回家来沒有枪杆子給你扛呀!

周鳳鳴 那就学习唄!

王沛珍 学习?

周鳳鳴 是的, 前几天听市委的一个同志說, 烟台要建立鋼

铁厂，要派人出去学习，我要求去。

王沛珍 烟台要建立钢铁工业？

周鳳鳴 （自豪地）是的，我打算做一个钢铁工人！

王沛珍 得学习多长时间？

周鳳鳴 总得两年左右吧。

王沛珍 得二年……

周鳳鳴 怎么？嫌长吗，那咱俩就先……

王沛珍 （阻止）不！鳳鳴。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根本没这样想。

周鳳鳴 你怎么想呢？

王沛珍 我想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坚强。

周鳳鳴 这是心里话吗？

王沛珍 是这样，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

周鳳鳴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說給我听听。

王沛珍 （感情地）鳳鳴，我这样想，現在我們厂子里正需要人，特别象你这样的人。

周鳳鳴 需要我这样的？

王沛珍 你听我說下去。第一我們厂子里任务重，不但需要人，而且需要骨干力量，你去了可以一举两得。

周鳳鳴 可是业务上我不行啊。

王沛珍 这我也想到了。好在你以前干过厂里活，再忘总还不能算是生手。再是张友涛的技术在厂里来說是比較好的，他就是有贪图安逸的思想。

周鳳鳴 领导上沒教育他？

王沛珍 批評过他，但他这功臣思想一直还没去掉，你要是能来，和他到一个車間里去工作，用实际行动帮助帮助他，另外，你也可以在他跟前学到一些技术。

周鳳鳴 你想的眞周到啊，怨不得当选了团的書記。

王沛珍 我只是个建議，我們未来的鋼鐵工人同志。

周鳳鳴 这里边一点个人打算都沒有？

王沛珍 （淡淡地一笑）随你怎么想去吧！

周鳳鳴 （热情地和沛珍拥抱一起）

（楊烈荣、鳳梅上，鳳梅見狀一把將錫拉回。

楊烈荣 嗯？

（周鳳鳴与王沛珍馬上分开。

周鳳梅 （照腰就是一拳）死鬼，毛三枪，一点也沉不住气，还亏你当过偵察兵呢！一台好戏被你这一“嗯”給噥散了。

王沛珍 （捉住鳳梅就掬）小死鬼，賊头賊脑的，走路連个动静也沒有。（又打）

楊烈荣 沒动静？（表演）二等偵察兵楊烈荣謁見首长和技术員同志，可以进来嗎？

（众大笑。）

王沛珍 瞧你們这一对宝貨。

周鳳梅 哎！哥哥、沛珍姐，什么时候請我們喝喜酒哇？

周鳳鳴 二、三年以后吧。

楊烈荣 三年，瞧你刚才这股亲热劲，还能等二、三年？眞是心軟嘴皮硬。

周鳳梅 沛珍姐，說眞的，你們到底什么时候？

王沛珍 反正不能象你俩似的沒出息，一个毛三枪，一个急火星，男女剛滿十八、二十就忙結婚。

周鳳梅 还不是毛三枪，每天直叨唸，纏的人没办法。經常往厂子里跑，找我找的传达室都有了意見。

楊烈荣 这是什么話，你不答应我还能硬逼你。

〔众大笑。〕

周鳳梅 別說傻話了，這是咱開人家的玩笑呢，倒叫人家要笑了咱。死沛珍，你真坏死了，淨逗別人說傻話。

周鳳鳴 別胡說八道了。烈榮，不是說你的車子在路上壞了嗎？

楊烈榮 可不是又拋錨了，修理了半天沒修好，幸亏碰上一輛部隊上的空車，給拖回廠里，要不，今天晚上要睡個小雞窩脖式的覺。今年冬天，這樣的罪我一個人就趕了五次了。

周鳳梅 十月里那次他忘了帶皮大衣，差一點沒凍出大病來。

楊烈榮 （越說越氣忿）沛珍，我可以不可以在家裏給你們提個意見？

周鳳鳴 （鼓勵地）我想是可以的吧，沛珍。

王沛珍 當然可以。（掏出小本記錄）

楊烈榮 你們廠子里是怎麼搞的，車子就修的這樣胡弄旁，還打算不打算叫人完成運輸任務？

周鳳梅 烈榮，你別上來毛三槍脾氣胡提八提的，這和沛珍姐有啥關係呢？

周鳳鳴 怎麼沒關係。第一她是廠子里的技術員，在技術方面應該保證質量；另外她是團的書記，修車質量不高也可能與政治思想工作有很大關係。

周鳳梅 你剛來家，你懂得什麼？技術方面你能解決？再說誰有思想問題呀？

周鳳鳴 （半開玩笑地）我看你就有問題，烈榮的汽車出了事故你同情。可是提到你廠子里的事，你又出來袒護，你這思想不是自相矛盾嗎？

王沛珍 （認真地）鳳梅，烈榮和你哥哥的話都對，我們經常

講到协作关系。如果修車的質量不高，看来是咱厂里的事，实际上是联系到整个运输工作！

周鳳梅 （感到无理）你俩給我上起政治課来了。 貴

楊烈荣 上上政治課不好嗎？这对你是帮助。

周鳳梅 你个死毛三枪也来孤立我。

楊烈荣 說真的，在这种任务重要和保証条件差的情况下，真有点干够了！

〔张友涛上。〕

张友涛 干够了就改行唄！发誰的牢騷来，小伙子！

楊烈荣 （頂撞）对你的牢騷还没发完呢，还发誰的牢騷！我的汽車是你給修的，你搞的啥名堂，还没跑两天，又給拖回来。眼看就到月底，计划才完成百分之七十多一点，我不着急，我发誰的牢騷？

张友涛 （不以为然地）鳳鳴，你看見了吧，这就是我刚才和你說的那个出力不討好，累死找气受的活。

周鳳鳴 恐怕事情不这么简单吧！这里是不是还有其他問題？

周鳳梅 有問題还不是白搭，技术課陈主任都說这是技术問題，我們根本无力解决。

张友涛 对！鳳梅不是一句話說穿了，这是技术問題，車是福特車，零件是进口貨。进口貨用完了，咱又不能制……

楊烈荣 那你不会克服困难？

张友涛 克服困难！怎么你看我們克服得还简单嗎，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我們能叫車子开出去，这还简单？毛三枪，老班长对得起你，你叫我提前一天修好，我保証了，还怎么样，再說这是修理厂，不是汽車制造厂。

楊烈榮 我要的不單純是這點保證，我要的是如何能完成這運輸任務的保證！

張友濤 誰能保證你就找誰去吧。（反問）你怎麼不檢查檢查你對車子保養得怎樣？拉得多，跑的再快，車子能抗得了！

周鳳梅 是啊。你對車子保養得好不好？

楊烈榮 保養得怎樣？你們自己說吧。

王沛珍 友濤：我們修理的不好，是眞事，不能怪人家保養不好。公司提出十萬公里無大修，汽車隊提高到十五萬公里無大修，現在又提高到二十萬公里。這都說明司機對車子的保養是十分注意的。從我們修車的返工率來看，幾乎百分之百，根本也不能怨人家沒保養好，現在我們所以沒製出好零件來，我感覺咱們還沒抓住關鍵。

張友濤 沒抓住關鍵！只要你們技術課有設計，我們車間里並沒有沒完成過。哎！我們還是少說這個。鳳鳴去鋼鐵廠決定了沒有？要可能的話，也給我要求下。

楊烈榮
周鳳梅 （同時）怎麼你想去煉鋼廠？

張友濤 去鋼鐵廠不比整天跟着你的屁股修這修那省心得多。

周鳳鳴 現在我還沒有確定下來。

張友濤 鳳鳴，別再三心二意的了，去鋼鐵廠一定比這里舒服得多。

周鳳梅 你整天就知道舒服。

楊烈榮 鳳鳴，那天我們都已經向廠子里反映了你的情況，廠里都同意你上我們廠里來。

张友涛 同意也不行啊，应该服从重要的。毛三枪，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你说重要呢还是不重要？

周鳳梅 我看钢铁重要，我们机械运输工业也重要。

楊烈荣 按照我们的具体情况来说，还是我们重要。我们汽车队十二个小队，现在有七个小队是担任兴建钢铁厂的运输任务，我们运输不上就直接影响建厂任务，当然还要靠修理厂能保证車輛的出差率。

张友涛 鬼才能保证你们的車子不出事故，車子不少，一大半是些美国的破烂货。

楊烈荣 我知道你对这是无信心的。可是鳳鳴，他去钢铁厂得从头学起，到修理厂只不过是熟悉熟悉就行了。

张友涛 你们别忘了鳳鳴是軍官，是功臣，学习回来还不得弄个干部当当。

周鳳鳴 (急阻止) 不！我需要的是工作，我没有想到当干部和工人有什么区别！

楊烈荣 鳳鳴，那你就該参加修理厂工作，这里需要人，任务也重要。想学习，老班长是厂子里第一流的技术人材，把你分到老班长小组里，一定能学得更快。再说咱们都是老战友，在一起工作，也好互相帮助帮助。

周鳳梅 嫌我们籠子小，装不下你这个大鵬鳥啊？

周鳳鳴 别胡说。

张友涛 籠子再大，也不能逼着进籠子，干什么有人家的自由呀！

周鳳梅 沛珍姐，你怎么不参加意見？

王沛珍 鳳鳴，决定吧！

周鳳鳴 好！我答应了。

众 答应了。

张友涛 答应了？哎！你到底答应誰？

周鳳鳴 （激动地、感情地）老班长，友涛同志，我應該留到汽車修理厂。刚才我想了，我想去学习是不实际的，應該到具体生产劳动中去学习，應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工作。

张友涛 刚才我可給你介紹情况了！

周鳳鳴 我想还不会有那么困难。再說……

张友涛 怎么你不相信我？

周鳳鳴 我相信你，友涛同志，我相信今后在我們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在工作上搞出成績来。另外，我真也不想离开你。以前你带我参軍，那时候我还小，离开你真是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在你带我做偵察工作的时候，你教会了我精細、机智和勇敢。今后我們还是在一起，我們一定能进步得更快，困难算不了什么？

众 老班长，你看行不行？

张友涛 唉！既然这样了，那就叫鳳鳴試試吧。

周鳳鳴 不是試試，是这里需要人。

周鳳梅 （調皮地指沛珍）是这里需要人！

（引得众人大笑，在笑声中周母端满一托盘菜上。）

周 母 哪里都不需要人，我这里才真需要人呢。你們看四个菜还有两瓶酒，我需要人来吃了它！

（众又大笑，忙过去接菜，周鳳梅收拾小桌。）

——幕 急 落——

第二幕

时 間 一九五八年春暖花开时期的一个早晨。

地 点 汽車修理厂小會議室。

布 景 一座走廊式的小會議室，台中、左、右各一門。左門通技術課，右門通黨委辦公室，中門通外，能看到綠化的厂地。室內有會議長桌，條椅，花盆等。牆上有圖表、標語口號。靠黨委門口有沙發、茶几。

幕 啟 王沛珍在桌旁將一夜間收到的合理化建議整理好，伸了一下懶腰，到門口了望一下，轉身又拿起一張大紅紙寫起來。

〔周鳳鳴上。〕

周鳳鳴 沛珍！

王沛珍 鳳鳴，怎樣了？

周鳳鳴 向团支部書記報告，完成任务。

王沛珍 我知道一定能完成任务的。看！献礼信都快写好了。

周鳳鳴 你这样不感到冒失！万一要是完不成，岂不給自己泼冷水。

王沛珍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所以我才敢預先写下献礼信。

周鳳鳴 你太自信了。不过青年小組的干劲就是不尋常，一夜間連一个打呵欠的都沒有。

王沛珍 我代表青年小組向你致謝。要不是你的幫助，青年献礼館里我們就挂不上頭名了。

周鳳鳴 到底是团支部書記領導有方，自己完不成就抓我的